

歌謠

卷二第

期六第

歌謠是什麼 李長之
歌謠中的姑嫂 楊向奎
歌謠選錄
編者的話

歌謠是什麼 李長之

歌謠是什麼？這似乎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但我覺得這是研究歌謠者首先當問的一個問題，而且如果答復得不正確，或者模糊了，便會影響到從研究歌謠而得的文學見解上去的。

大凡一種觀念的錯誤，是有兩個原故，一是受文字上傳統的影響，二是受同時代裏其他思潮的影響。我們只說歌謠吧，由第一種影響，我們很容易想到「詩經」上的「我歌且謠」，不知不覺便把歌謠又送到士大夫的圈兒裏去了，要不，便容易想到「水滸傳」上的「耗國因家木，刀水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擾亂在山東」之類，于是把歌謠蒙上了一層預言的神祕的政治的色彩，我們現在看，這是很可笑

了，但在三百篇的時代，歌謠的確是那種意思，在「水滸傳」的時代，所謂「謠」也的確是那種意思，因為我們受的文字教養是很深的，這種傳統的觀念便極容易來作祟。不過這終於好杜絕。我們只消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現在弄的是另一套東西，我們給它一個名字是歌謠罷了，和從前人用的意義合也好，不合也好，全不相干，這就行了。

第二種，所謂同時代裏其他思潮的影響，因為它的侵入是不露痕迹的，是潛藏的，是有意無意之間而作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所以消除比較難，因此也就真正影響于我們對於歌謠的觀念。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唯物主義，集團主義，實用主義的時代，換言之，是玄學的，個人主義的，藝術至上主義的思潮被壓抑的時代。

五，歌謠中之俗音，在字應加以註解。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

發行處：北平沙灘北京大學出版組。

這幾種特徵，都可稱為時代思潮。本來，唯物的和形上的，集團的和個人的，實用的和藝術的，原不是絕不相容的，站在一端的思潮也不過是只說明了一方面，其實是各有所偏，正可以互為補充，其分別去取，在大的思想家未嘗不很清楚，但一到形成了一種思潮，作用了一時代中人們一般的傾向，却就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了，人們的情感作用一加入，就只有一方面是好的了。現在呢，就是唯物的，集團的，實用的思潮流行的時代，所以便只有這一方面好的。在這種思潮之下，國語運動是反映着的，新文學運動是反映着的，歌謠的採集，研究，被重視，也反映着；因為所謂唯物的，集團的，實用的思潮，實在是屬於平民的，反之，形上的，個人的，藝術的思潮，却是屬於貴族的。國語運動不是在拋棄少數人的貴族的漢字嗎？新文學運動不是在恢復大多數的平民的表現能力嗎？注意歌謠也就是要以民間的東西作範本的呀。

時代思潮是如此，時代背景是如此，所以影響我們對於歌謠的觀念也就是無可怪的了。倘若有人問我們歌謠是什麼，我

社會科學季刊第六卷第一期目錄

們那不犯思索，衝口而出的答復，一定是：「歌謠是民間創造的詩歌」，在隱約間還有「因為是民間的，所以很好」的意見。我所指為受了同時代裏其他思潮的影響，因而對於歌謠的觀念錯誤了，因而對於文學上的見解也受了牽掣了，就是這。

在現在流行的藝術論中，頗有把天才抹殺，以集團派作為藝術的創造者的論調了，這是我所最不同意的。世界上任何事物可以沒有天才的地位，獨獨到了藝術上，則時時刻刻不能不談天才。沒有天才，就沒有藝術，這是絲毫沒有問題的。我不承認有集團創造的藝術。一般人所最慣于舉的建築為例吧，磨磚甃瓦，不錯，是多數人的事，但這不是藝術品本身，因為任何建築物都是平等地需要這些工作的，只有那建築物的設計，却才是那成為藝術品的所在的，然而這就不是多數人的事了，不特是少數人，而且甚而是一二人；這一二人呢，却才是那藝術品的真正創造者，却也就是天才。

關於歌謠的情形是相同的。我們指為民間創造的東西，即是有意無意間以為是集團的東西了，其實沒有這末回事的，這

只是新士大夫們的一種幻覺而已，倘因此而認為歌謠的價值特別高，這只是由于太崇拜平民（一如過去舊士大夫之太崇拜貴族）之故，將必不能得到歌謠的真價值的；又倘因此而認為有了教養的詩人的作品反而是差些，那就根本走入魔道，歌謠反是不祥之物了。我們決不希望如此。

在創作方面看，歌謠和知名的詩人的東西是一樣的，同是個人的產品，同是天才的產品。多少有一個程度之差的，就是文化的教養。我們可以這樣說，作「天上的星，顆顆黃，地下小姑無爺娘」的人，就是那些教養差些的作「黃河之水天上來」之類的人，反之，後者也不過是前者受了文化教養而已，其為天才則一，其作品是個人的成績則一。這是平平常常的事。歌謠起源的神秘性，我們必須打破。我知道有不少人，在腦子裏總轉着一種觀念，歌謠是多數人創作的，它是和知名的詩人的作品不同的呀，它的出現是一件奇蹟呀……Johannes Scher 在他的「世界文學史」裏說歌謠是像風一樣，我們不知道它是從那兒吹來的，也不知道它向那兒吹去，這確乎是很好的形容了，然而風終

于是一個地方空氣受了震動，歌謠也終于是一個天才心緒受了感觸。

不過，歌謠和所謂詩為什末終于不同呢？這問題當然是存在着的，只是難的解答不是在一個人是個人的，天才的東西，一個是集團的，平民的東西。問題的所在，乃是一方面係于作者的文化教養上的程度之差，一方面是被欣賞者加以選擇的結果。正如士大夫對於本階級的作品有一種選擇的作用，合乎一般士大夫的口味的被留下，否則被淘汰一樣，在民間的由天才的個人所創造的歌謠，也為一般平民所取捨。合乎他們（應該說她們，因為中國的歌謠是特別富于女性色彩的）口味的，給流傳，否則就淘汰了。

只是這兩方面（然而這兩方面也就極够了），造成了歌謠的缺陷和優良，造成了歌謠藝術方面的一切特徵。關於這，我是在另一個題目裏述說的。

現在我的意思只是：與其說歌謠與詩的分別是在作者，無寧說是在流傳，與其說那分別是在一為集團所創造，一為個人所創造，無寧說同為個人所創造，不過一為在文化教養上所受的深些的個人，一為

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方志小傳閃爍影射者可比且其所引書籍問為中土所未聞實研究

北大出版組啓

在文化教養上所受的淺些的個人而已。

這樣我倒同意于西洋對於歌謠的定義：

歌謠是按它的詞與譜（二者是合而為一的）在很廣的民間傳佈着，它的作者不知道了的歌。（Volkslied: jedes Lied, das nach Text und Melodie, die beide zusammen entstanden sind, in weiten Volkskreisen verbreitet und dessen Verfasser nicht bekannt ist.）

正當的翻譯，這裏是所謂「民歌」（Volkslied），但實在就是我們所謂歌謠。這定義是見之于 Hans Rühl 的「文學辭典」的，却也實在是很通常的一種定義。從這種定義看，就已經明白，歌謠不是沒有作者，是作者為我們所不知道罷了，作者也不是集團，仍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個人。就是從內容上看，歌謠也實在是個人的東西，Hans Rühl 說裏邊常有 ich 的字樣，在中國也常是：「小篋箕，篋一篋，我是兄弟你是哥，……」，可見還是「你，我」，意識完全是個人的。因此，所謂歌謠的集團精神，平民色彩，無寧只在欣賞方面而已。

知道了歌謠仍是個人的創作，則歌德的 Heidenstein，海涅的 Lorelei，流傳到了民間，成了「民歌」，不是奇怪的事，劉復在「國外民歌譯」第一冊裡「大真實」是 Eefroy de Reigny 所作；「一個人能有幾天活」是 Comte Claude Alexandre de Bonneval 所作，不是奇怪的事；而中國的兩首有名的民歌，「孔雀東南飛」有人說是焦仲卿妻作，「木蘭詞」有人說是木蘭自作，或曹植作，或李白作，或韋元甫作，也不是無理的事了。並且明顯的例子，還有鄭板橋的「道情」，的確確是天才的個人的創作，不過「流傳」到民間罷了。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想到中國的語言與文字是太懸殊的這個事實來，否則的話，詩人的創作是更容易和歌謠打成一片的。我不妨附帶說一句，我很同情中國國語運動家所費的苦心，倘若他們的急切的目標達到了，就是國音羅馬字通行了，詩人的創作一定可以多向民間跑，民間的創作也一定可以多受到一些文化上，精神上的滋養。不過這是題外的話。

話說回來，歌謠是什末的問題，倘若照我們那樣解答的話，則我們可以知道它和詩人的作品同（同是個人的，天才的創作）和不同（一為士大夫所選擇，一為民衆所選擇）的真正所在，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知道歌謠在藝術上的短長，也就是歌謠的真價值，再進一步，我們便可以發現它對於新文學的真貢獻，以定我們的取捨了。

廿五年四月十六日

歌謠中的姑嫂

楊向奎

在我國舊式家庭中，青年婦女在婆家往往不見容於婆母及小姑，而在娘家則又多不見容於嫂嫂了。這也是互為因果的，當一個年青的女人在家裏當小姑時，誰又不是她父母的掌上珠，她的阿哥也在她的手下，慢說嫂嫂！誰又能永遠不嫁呢？今日之小姑正他日之嫂嫂，向日之欺大者今又不免被人欺。然而這也僅限於青年初嫁的婦女，再等幾年，她的婆婆老了，小姑嫁了，自己也快當婆婆了，這時的小姑再住娘家就未免受嫂嫂的氣。大約是這樣一個公式：（1）初嫁的媳婦受婆婆和小姑

氣(2)媳婦來久，婆婆已老，小姑出嫁來歸時，就要受嫂子的氣了。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是說受婆婆氣的詩了。在我們家鄉(豐潤)有一種唱本叫作「小姑賢」，是說小姑如何賢惠，不使他嫂嫂受氣的話，在這背面不是正反映着許多小姑不賢嗎？在歌謠中說嫂嫂不賢的，則又多了。

小孩死了母親，如果不說後娘，他或她的嫂嫂就是他們的唯一監護人，所謂「老嫂為母」了。但哪一個嫂嫂真愛她的小叔或小姑呢？小叔還好些，他也許用不着嫂嫂愛，可以成天在街上和鄰居兒童野馬一般的跑，不回家，小姑則不然，七八歲以後就要跟着嫂嫂學女工不出閨門了，還有她們的好氣受麼？沒有了，你看，這是她們的喊冤聲：

天上星，顆顆黃，
地下么妹無爺娘。
無爺無娘靠哥嫂，
堂屋洗臉哥要罵，
房裏梳頭嫂又嫌。
哥嘔哥，你莫罵，
嫂嘔嫂，你莫嫌，

慢慢帶我三五年。

一頂花轎四人抬，
抬出去么妹總總不回來。

問聲姑，幾時回？

等你雞蛋煮熟抱成兒。

問聲妹，幾時回？

等你鐵樹開黃花，

么妹回娘家。

(通行武昌)

既沒有好嫂嫂也沒遇見好哥哥，在他們房裏洗臉梳頭也要罵，只好盼一個婆家永不回娘家了。有些有志的姑娘，她們還要還哥嫂的飯錢，你聽她唱道：

莧菜紅，根也紅，
莖菜開花叢叢，
手攬米，脚蹴碓，
扯起襠裙揩眼淚。
走到灶下嫂也嫌，
走到房裡哥也罵；
哥也不要罵，
嫂也不要嫌。
耐煩等過三五年，
禮金銀子還飯錢。

(通行萍鄉)

嫂子小姑永遠是對頭的。就使你父母健在，嫂子不詬給你氣受，你還罷禁止她背地裏說閒話嗎？所以說：

小小葫蘆窪窪腰，

我是媽媽慣嬌嬌，

我是爹爹能寶貝，

哥哥小妹妹，

嫂子小姑娘。

嫂子說我不春碓，

還能在家過幾年？

還能在家過幾年？

(通行澧水)

受够了嫂子的氣終究是要嫁的。爲了嫁粧，姑嫂又未免傷了和氣。

大麥糶，小麥糶，

裏面住着花姐姐。

花姐姐，十幾啦？

十五哩，再等二年該娶哩。

媽媽，媽媽，賠我啥？

大綠槽，小綠槽，賠你了頭十二對。

爸爸，爸爸，賠我啥？

大綠箱，小綠箱，賠你了頭十二雙。

哥哥，哥哥，賠我啥？

綠洲

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目錄

掩門脫招喚

小說

植南星地

廊下日記抄
春日草葉文

李廣田
辛笛

上海雜誌

亡魂
PIHTA (F.M. Rilke)
無題

金克木
馮至
曹葆華

勞倫斯書信兩篇
日記

柳川
股晶子

勝利的人 (A. Strindberg)
浪子的機謀 (五幕劇) (G. Farguhar)

深陽
王章樹

書店
售代

紅荷包，綠穗子，大烟袋，賠妹子。
瘦子，瘦子，賠我啥？

破盆子，爛罐子，打發丫頭尋漢子！

(通行豐潤)

你看，爸爸媽媽多大方呢，一賠就是十二對箱，櫃，哥哥雖嫌小氣些，終究有些賠妹子的。瘦瘦則簡直是罵了，破盆爛罐，你讓她去討飯不成？

嫁是嫁了，不能老不回娘家的，又要

瞧瘦子的難看顏色。

曲曲芽，開紫花。

從小住老家，

長大找婆家。

一找找到哪？

找到北山河，

又有馬來又有驢。

套着白馬住媽家，

套着紅馬住婆家。

大哥出來解白馬，

二哥出來解紅馬，

媽媽出來抱孩子，

瘦子出來不搭腔。

下次多會兒來？

瘦子死了吊紙家。

因為瘦子不理，所以咒她死了再來。然不理還是好的呢，簡直有罵上去的。

大爬豆，開白花。

請小二，住媽家，

爸爸出來抱包袱。

媽媽出來抱孩子，

瘦子出來，扭搭扭搭，

「小猴又來哩！」

(通行豐潤)

全是瘦瘦的不好嗎？我已經說過，小姑也是很多的。替小姑說了許多苦處，我們再看瘦子的困難吧！

黑布衫，紫托肩，

俺當媳婦真艱難。

蒜臼確，升子量，

俺小姑只怕偷給俺親娘。

俺親娘不是窮家戶，

金打門樓銀打牆，

上房前頭臥對金獅子，

屋裏舖那象牙床，

象牙牀上更難叫，

娘想閨女，哥來到，

閨女想娘誰知道？

叫老張，抱姑娘，

叫老董，抱相公，

叫丫環，提紅氈，

問問奶奶住幾天？

天又熱，路又遠，

住那一月四十天！

(通行衛輝)

小姑恐怕她偷給娘家東西，所以她誇娘家富有而想起娘家來了。

舊式的婦女有這些苦處，他的唯一希望全在他的丈夫。丈夫如果是一個好好兒郎，如果再生下兒子，那麼等他「多年媳婦熬成婆」之後，也不算白受苦了。如果丈夫不成材，或無一男半女，她們的出路，也只有「一條繩子一口井」了！鄉間婦女自殺者之所以多，其主因即在此。這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啊！

廿五年四月十九日

雲南兒歌

小板橋

萬燦文記錄

小板橋，腳歪歪，
一盆菊花就地開；
大姐有錢買桑葚，

二姐無錢等娘來；
娘上街，打金銀，
娘下街，打銀釵；
哥買粉，叔買花，
收拾二姐嫁婆家。

紅皮樹

紅皮樹，綠杆杈，
裏頭有個老人家，
養得姑娘會剪花；
大姐剪得靈芝草，
二姐剪得牡丹花，
小小三姐不會剪，
關起房門彈棉花；
彈得一斤十八兩，
賣給哥哥織手巾；
織得長，掛書房，
織得短，蓋金盆。

天有多高

天有多高？
八十八丈高，
地有多厚？
八十八丈厚。

什麼刀？

夜明刀；

什麼把？(1)

葫蘆把；

張家小鬼來格害怕？(2)

大鬼來都不怕！

(註) (1)葫蘆把，即取水之瓢，鄉人多以葫蘆為之。

(2)格害怕，即你怕不怕的意思。

月婆婆

月婆婆，滾梭羅；

金盆來打水，

照見綠鸚哥；

鸚哥你在那里息？

我在葡萄樹上息；

縱不拿點來留我？(1)

老鴉啄了兩層皮。

(註) (1)縱，是怎的意思。

豌豆菜

豌豆菜，綠陰陰，

隔山隔水來說親；

爹爹哭呢路又遠，

媽媽哭呢水又深；

哥哥哭呢親姊妹，

嫂嫂哭呢小妖精；

爹爹聽見大姑來，(1)

八把交椅擺起來；

媽媽聽見大姑來，

書包鞋呢擺出來；(2)

哥哥聽見大妹來，

歇了文章接進來；

嫂嫂聽見小姑來，

管她來不來，

丟出一個草墩來！(3)

(註) (1)姑，音諾，父母稱其女曰姑。

(2)書包，鄉人用來裝繅花的東西。

西。

(3)草墩，鄉人用草織了當坐處的東西。

河北兒歌

數花名

喜生記錄

說了一個一，道了一個一，

什麼開花住在河裏？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我國行政院的政治責任
清代行政制度引論

陳受康
馬奉琛

國富論學說述原
從吾國社會實際需要略論刑法

趙迺博
董康

吧——呀啾！
蓮蓬開花住在河裏，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三，道了一個二，

什麼開花——根棍？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韭菜開花——根棍，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三，道了一個三，

什麼開花賽過刀尖？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馬蘭開花賽過刀尖，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四，道了一個四，

什麼開花——身刺？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黃瓜開花——身刺，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五，道了一個五，

什麼開花——椰嚕？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藤蘿開花——椰嚕，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六，道了一個六，

什麼開花——身肉？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茄子開花——身肉，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七，道了一個七，

什麼開花賽過羹匙？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玉椿棒兒開花賽過羹匙，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八，道了一個八，

什麼開花賽過喇叭？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麒麟子開花賽過喇叭，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九，道了一個九，

什麼開花賽過佛手？

這一朵的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石榴開花賽過佛手，啵格呀兒啾。

說了一個十，道了一個十，

什麼開花賽過簍子？

這一朵鮮花名兒瞞不了得——我來

吧——呀啾！

芝麻開花賽過簍子，啵格呀兒啾。

附註：

(1)「馬蘭」音馬蓮。

(2)「椰嚕」是形容一朵花的樣子，一大堆的意思。如葡萄之類亦可以椰嚕狀之。

(3)「玉椿棒」即玉簪花。

(4)「麒麟子」即牽牛花。

(5)「簍子」，打香油醬油酒等用的

一種竹器，在南方叫「酒提子」。

不過在北平也可叫「提子」。

(通行北平)

高粱樹

李傳禧記錄

高粱樹，高粱高，

本刊啓事

高粱樹上結穗穗
 說着說着官來了
 騎着板子拉着轎
 吹銅鑼，打喇叭
 門樓拴在馬廄下

老母爺

老母爺，亮堂堂
 開開門，洗衣裳
 洗的白，漿的光
 明天給你買塊糖

註：老母爺，即月亮。

山東兒歌

(通行清苑，南鄭。)

吳永記錄

你拿錢，我拿錢
 頑要去上鈞突泉
 鈞突泉，真熱鬧
 時常有個窮老道
 窮老道，我害怕
 人說他是個大迷花

註：迷花，即誘孩子的人。

(二)

兒吃饅饅娘提燈，

携兒去上太平湖；
 我在湖上去看戲，
 千萬留神掉泥裡！

按太平湖在濟南府北門外，北門不
 開，種植不少蓮花，早年中間有戲
 台。夏天有戲之日，人們都去看
 戲，這是濟南名勝之一。

(通行濟南)

山東民歌

吳永記錄

(一)

柳條青青桃枝紅，
 人人都盼鴛鴦鳴；
 鴛鴦鳴之時工作好，
 大小一家不受窮。

(二)

霧濛濛，雨洪洪，
 手挽手兒去踏青。
 男說泰山出猛虎，
 女說沙灘起蛟龍。
 男說龍虎均不怕，
 女說只怕老公公。

(通行濟南)

編者的話

本刊雖然出刊不久，可是已有了衆多
 的讀者，這使我們覺得非常高興！屢次接
 到朋友們祝賀的信，我們除在此致謝外，
 恕不另外作覆。爲了要對於民間文學加以
 探討，我們才辦這個刊物；所以我們希望
 朋友們不僅是祝賀我們，同時還要指教我
 們。假如刊物上有什麼錯誤，雖是極小的
 地方，也請不要放過，要隨時地告訴我
 們，糾正我們。我們相信非要這樣才會得
 到好的效果。

近來讀者方面，寄來的歌謠很多，我
 們非常感謝！可是要請你們注意二事：
 一是字跡要寫清楚，要分行寫，要點
 標點，應加注解的地方都要註上，
 歌謠通行於某處也要填寫明白。
 二是我們除搜集歌謠外，還注重各地
 的戲詞，小曲，叫賣者隨口唱的
 歌，賣藝人演技時唱的歌，以及夯
 歌，等等。這刊物的範圍很廣。請
 朋友將自己知道的歌詞多多寄來，
 因爲稿件較多，我們不能一時都發表
 出來。可是請寄稿的朋友們不要心急。你
 的稿子只要是本刊未登載過的，我們一定
 會給你發表的。

編者 廿五，五，一。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